

创造论科学家——下一代

尽管怀疑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但创造论运动却蓬勃发展。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新一代的创造论科学家。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大多数孩子会说想当医生、警察、老师，甚至是消防员。但科学家呢？一些非凡的孩子梦想着有一天能找到癌症的治疗方法，挖掘出新的化石，或者收集和研究珍稀昆虫。

只有极少数孩子会说：“我想成为一名创造论科学家。”激发这种想法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但值得庆幸的是，上帝仍然呼召年轻人追求科学，以此荣耀造物主。

这往往并不容易。许多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如果想在世俗大学和实验室工作，就必须对自己的起源信仰保密。在当今的观察科学领域，例如癌症研究，完全可以开展出色的研究，而无需触及起源这个话题。但如果你想帮助构建一个创造论模型，并指出进化论模型的缺陷，那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上帝也为这些特殊的科研人员敞开大门，让他们追求自己的热情。在过去的世代中，上帝兴起了许多科学专家，他们逆进化论的潮流而行，宣扬理解我们世界的正确基础，而上帝至今仍在这样做。

热爱动物学书籍的孩子

生物学



照片由 *Kristina Only Photography* 拍摄

杰里米·布拉施克

如果八岁的杰里米·布拉施克不在图书馆里阅读成堆的动物学书籍（*动物学*的意思是“研究动物”），你很可能会有在他新墨西哥州的后院里发现他正蜷缩在一大堆收获蚁旁边。

杰里米开玩笑说，考虑到他的童年经历，他现在教动物学并不奇怪。他最初的选择则更异域风情一些：“我小时候的梦想是研究刚果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但上帝让我心中燃起了另一种热情——指导本科生物学学生。”

杰里米自己还是田纳西州代顿市布莱恩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时，他认为自己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基督教世界观，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论点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每一个论点都有反驳的论点，有时这些反驳的论点似乎比我自己的更有说服力。我的信仰仅仅建立在言辞而非实质之上；当我的雄辩失效时，我的信仰也随之瓦解。大学时期，我既要与各种晦涩难懂的哲学思想搏斗，也要逐渐培养出一种平和与谦逊：并非所有问题都能，甚至不应该轻易得到解答。”

杰里米记得他的导师们倾听他的想法，并鼓励他去看看那些既重视科学又谦逊地寻求难题答案的虔诚基督徒的例子。

“由于学校教授进化生物学的方式没有认真审视其中存在的困难和根本问题，太多年轻人因此放弃了对造物主的信仰或对科学的热情。”

杰里米知道他想帮助其他正在苦苦思索这些问题的学生。在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获得昆虫学博士学位（即研究昆虫的学科）后，杰里米申请到联合大学（位于杰克逊，距离他五个小时车程的一所福音派大学）教授生物学。

“我希望像我当年受到鼓励那样去鼓励学生，并向他们展示信仰如何能极大地提升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我们不必在热爱自然和热爱上帝之间做出选择。”

“我希望像我当年受到鼓励那样去鼓励学生，并向他们展示信仰如何能极大地提升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我们不必在热爱自然和热爱上帝之间做出选择。”

杰里米专门研究寄生性昆虫（幼虫以寄生方式生活的昆虫），因为在他看来，昆虫展现了极其精妙复杂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引导人们认识造物主，并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堕落。

每一种动物都是复杂而奇妙的造物，随着我们对它们了解的加深，它们不断激发着我们更深刻、更激动人心的想象力。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类群，拥有超过 90 万个物种。它们的数量之多和适应性之强，足以说明造物主的伟大之处。

杰里米在完成学业之前，就加入了一个由神创论者组成的研究团队，研究正在美国西部肆虐森林的树皮甲虫。他们想要揭示树皮甲虫最初的设计目的——通过创造新的栖息地来循环养分、增加生物多样性。他们从“造物主有意识地创造甲虫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目的”

这一视角出发，探索了这些甲虫如今对西部森林造成破坏的潜在原因（被认为是人类堕落的结果）。

他更广泛的兴趣在于分子系统发育学（分析 DNA 序列差异），特别是寄生昆虫的演化过程（“益虫”如何变成寄生虫）。他在大学时期就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因为许多人认为系统发育学是证明普遍共同祖先的最佳证据。

我认为，自然之恶的问题及其与堕落前世界生态系统的关系，是我们当前创造论 模型中一个重要的缺失部分。我正在分析寄生虫的 DNA，以确定寄生虫的种类有多少，以及它们与非寄生虫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开始重建上帝 最初设计它们的行为方式，以及它们是如何演变的。

杰里米认为《创世记》揭示了最初的创造是如何“甚好”的。

“简而言之，这个世界并非生来就充满这些邪恶，而是自人类堕落以来便饱受腐朽之苦。”虽然昆虫不像熊猫那样可爱，但杰里米强调，昆虫生物学同样引人入胜，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我和我的本科生目前正在研究寄生性昆虫如何改变宿主的免疫系统，从猎蝽的毒液中发现潜在的抗生素化合物，并鉴定新的寄生蝇和寄生蜂物种。”

杰里米加入了许多其他年轻地球科学家的行列，他们都对自然邪恶的问题很感兴趣。他感到内心充满热情，仿佛受到上帝的召唤，要每天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并将他的发现以及《创世记》中无与伦比的真理分享给他遇到的和指导的所有人。

约翰·多伊

地质学

一批新的创造论 地质学家正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如果他们想顺利完成学业，往往不得不对自己的年轻地球论观点保持沉默。

一位博士生（众多隐性神创论者之一）告诉我们：“在世俗机构中，很难直接与同事分享神创论观点。但由于我独特的、基于圣经的视角看待问题，我常常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或替代性的科学问题思考方法，而大多数人由于其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会忽略这些方法。”

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矿物学。他对矿物行为的研究常常能为创造论者提供一些见解，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洪水时期岩石的形成过程。目前，他无法公开阐述这些联系，但他正在为未来从 创造论的角度构建模型奠定科学基础。

做好科学研究有助于探索造物，并荣耀造物主，即使文献中没有提及他的名字。

“过去几十年里，创造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毫无疑问，矿物学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巴西挖掘化石

古生物学



照片由克里斯·内维尔拍摄

加比·海恩斯

在电影和电视中，古生物学家总是身穿棕色卡其裤，头戴狩猎帽，顶着烈日不知疲倦地研究化石。但加布里埃拉·“加比”·海恩斯却像普通人一样，穿着牛

仔裤和 T 恤。她恰好是一位年轻地球论的古生物学家，她希望利用自己的研究来宣扬创世论。

加比在巴西长大，从小就热爱研究化石。最终，她决定以此为业，并在世界顶级化石挖掘地之一——桑塔纳组地层——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研究。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该地区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更具体地说是膜翅目昆虫，包括黄蜂、蚂蚁和蜜蜂等。

迄今为止，加比已在研究中鉴定并描述了十个新物种。它们保存完好，包括软组织部分，有力地证明了几千年前化石形成速度极快。

“看到保存如此完好的化石，连毛发、角质层结构、血细胞、胃里的食物、颜色和花粉等细节都清晰可见，这让我意识到洪水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

虽然加比最近结婚并搬到了美国，但她计划经常访问巴西，通过创造科学进行演讲和传播福音。

但加比并非一直相信《创世记》中关于创世和洪水的圣经记载。她成长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但在世俗大学学习生物学期间，她开始接受进化论。

有一天，一位神创论科学家来大学访问。他的演讲使她相信进化论是错误的。

然而，她仍然不知道硕士和博士应该攻读哪个领域。为了更多地了解 创造研究的需求，她参加了 当地举办的一次创造论研讨会。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创造论地质学家，这位地质学家分享了一些研究需求，并鼓励她说：“上帝在创造论领域为你预备了一个计划。”

几个月后，加比在塞阿拉联邦大学攻读古生物学。去年，她在肯塔基大学完成了研究。

加比说，许多古生物学家对将创造论世界观应用于科学持非常敌视的态度。“我总是试图让他们从科学的角度 思考进化论的意义。他们需要福音，一旦他们认识了造物主，就会明白证据支持并证实了创造论，而这与进化论相矛盾。”

加比希望向巴西人民——一个重视专业精神和教育的国家——表明，相信上帝的话语与热爱科学、探求世界真理并非难事。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让他们意识到聆听福音的必要性。

从寄生虫到博士学位

生物学



照片由布莱恩·莫利拍摄

马特·英格尔

如果一只黑寡妇蜘蛛出现在附近，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尖叫着寻找最近的逃生路线。但生物学家马特·英格尔却并非如此。他热爱这些令人恐惧的八足生物，它们也是他最新研究的重点。

马特特别想知道《创世记》第 1 章中“种类”的动物是什么意思，以及像黑寡妇这样的凶猛捕食者在人类堕落之前是如何生存的。

“我渴望更好地了解如今以寄生方式生活的动物的起源。我不认为上帝会称这些生物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是好的，我想知道它们在堕落之前是如何生存的。”

马特在加州洛马琳达大学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在俄亥俄州研究浣熊时，对寄生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注意到很多浣熊都感染了浣熊蛔虫，我想知道这些寄生虫会对浣熊造成什么影响。”

“我渴望更好地了解如今以寄生方式生活的动物的起源。我不认为上帝会称这些生物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是好的，我想知道它们在堕落之前是如何生存的。”

是什么驱使他产生如此奇特的兴趣？马特的高中生物老师们对探索造物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充满热情，这种热情极具感染力。他们将这份热情传递给了他，而如今，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也希望将这份热情传递给他人。马特在硕士大学教授一年级医学预科生的生物学课程。

马特对造物界中那些怪诞奇特的事物充满热情，并将这份热情传递给他的每一位学生。当他向学生们展示如何喂养他的“宠物”蝎子，或者用薯片喂蟑螂时，他的办公室外常常回荡着阵阵笑声。他正在研究寄生虫如何影响大脑，而蟑螂就是他研究的对象。

大脑里的寄生虫、肠道里的寄生虫……这听起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吸引人，但马特却对这些微小的生物体着迷。

“寄生虫的种类繁多，变化和适应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这为我们理解受造物的界限提供了一个难题，但也拓展了我们 对上帝处理世界的复杂方式的理解，而这些方式无法被我们简单明了地归类。”

马特的兴趣远不止寄生虫。他在加州长大，现在也住在那里，对所有水生生物都感兴趣，尤其钟爱生活在海岸附近的带壳生物。他还非常喜欢海龟。攻读海洋生物学硕士学位期间，他曾进行过海龟的实地研究。

“我一直对海龟很着迷。它们的寿命非常长，一旦成年，很少有捕食者能对付它们。与其他脊椎动物相比，它们的身体结构也十分独特。它们对进化模型来说是一个难题。”

虽然学生们经常称马特是一位严厉的老师，但他脚踏实地的性格使他成为大师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有一次，他遇到一位试图调和[圣经](#) 与科学的学生。

“我帮助他理解，科学是人类用来研究宇宙的工具。因此，它依赖于人类解读数据的能力。我向他解释了上帝的话语与科学的区别。上帝的话语是 上帝启示的真理。我希望他明白，我们必须先相信上帝所启示

的，才能正确理解其他的真理。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上帝向我们启示自己，是希望我们与他建立关系。”

马特并非一直都信奉上帝。但当他的父亲险些丧命时，马特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上帝帮助我明白，我一直在崇拜自己，只关注自己的荣耀。《创世记》详细记载了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以及死亡的由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就能更好地引导人们认识上帝的荣耀。”

简·多伊

生物学

一些年轻的新晋神创论者在世俗大学找到了教职和研究工作，但他们必须保守秘密，以免失去工作。一位专攻生物工程的女性博士就是这种情况。

她是大学研究中心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项目是研究分子在金属合金中的行为方式，但她也致力于寻找受自然界设计启发的新材料，这一研究领域被称为仿生学或生物模拟学。

她的研究荣耀了造物主，即便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作为一名研究仿生学的学者，我乐于分享自然界中所有令人赞叹的特征，例如啄木鸟、贝壳和羊角。在我的演讲之后，许多人告诉我，他们很容易就能得出造物主存在的结论。”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研究人员认识到生物体设计中展现出的精妙工程技术，她的领域蓬勃发展。

“从工程学的角度研究生物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并且由于模仿这种清晰设计的潜在益处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名神创论者，我只需做好我的工作，就能引导人们认识造物主。”

以探索宇宙为爱好

天文学



照片由克里斯·内维尔拍摄

安德鲁·韦格斯

白天，安德鲁·瓦格斯是美国空军的合同制运筹学分析师。但在业余时间，他会研究一些热门问题，例如“优选红移”是否真的存在。

你问那是什么？稍后再说。安德鲁年轻时热爱天文学，但他并不确定基督徒能否成为科学家。有一天，上帝通过一份科学期刊上的调查报告介入了他的生活——报告显示，很少有信徒对物理学和天文学感兴趣。为了向世人见证福音，他决定攻读物理学和天文学学位。

从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安德鲁开始在一所基督教大学任教。“虽然我热爱教学，但我意识到我并不喜欢当教授。大约一年前，我离开了学术界。现在我在空军工作，同时兼职做一些研究项目。”

尽管研究圣经的天文学家人数有限，但安德鲁认为，少数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正在做出贡献。然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进行严格的检验。

“在宇宙起源论文献中，关于优选红移的理论相对比较完善。然而，还需要开发更多的检验方法来区分这些理论解释我们所观测到的宇宙现象的可能性。”

什么是“优选红移”？这是一个引人入胜又略显奇特的课题，在世俗领域几乎无人问津，但许多神创论者认为它蕴含着深远的意义。1973年，一位天文学家发

现证据表明，星系似乎围绕地球呈带状聚集——这似乎意味着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如果这是真的，那就与**大爆炸理论相矛盾了，因为大爆炸理论**并没有赋予地球特殊的地位。

“我收集了一些来自大规模星系巡天的数据，并计划将其与模拟的星系分布进行比较，以便对模拟数据和真实数据进行一些简单的对比。我还想深入研究一些宇宙起源论模型，并对它们进行检验。”

安德鲁感到自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告诉世人科学与信仰密不可分。的确，理解万物起源始终关乎信仰；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信仰应该建立在哪儿。“宇宙向我们展现了上帝的伟大，以及他对整个宇宙的计划。”

我们在天上和餐桌上都能看到这个计划。“我们从每日的供应、行星的运行和星系的结构中都能看到上帝的良善和恩典。如果造物主为我们费尽心思，我们还能从哪里得到满足呢？”

哈佛毕业生取代达尔文

遗传学



照片由克里斯·内维尔拍摄

纳撒尼尔·詹森

纳撒尼尔·詹森从小在牙医诊所长大，见识过无数鲜血，以至于他对血感到恐惧——因此，他根本不可能从事医学事业。但他知道自己想投身科学。然而，孩提时代，他觉得昆虫“恶心”，物理和化学又太过艰深。

作为一名在家自学的学生，纳撒尼尔一直对一个话题很感兴趣：治愈人类疾病。他了解到分子生物学是现代疾病研究的核心，也是寻找治愈方法的前沿领域。因此，高中毕业后，他申请了威斯康星大学帕克赛德分校，攻读分子生物学学士学位。

在本科学学习即将结束时，他缩小了研究方向，决定从事癌症研究。他首先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注于成人血液干细胞（多功能的“未分化”细胞，可以转化为修复组织的特化细胞）。

“我对癌症的兴趣促使我专注于成人干细胞的研究。我想，如果我能了解干细胞的正常运作方式，或许就能深入了解它们如何发生异常并导致癌症。”

纳撒尼尔曾一度将[护教学](#)搁置一边，一心钻研细胞生物学的奥秘。然而，在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中途，他的职业规划发生了重大转变。上帝 挑战他，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动机和真正的长远目标。

他决定放弃高薪职业，转而利用自己的研究才能传播福音。一位生物学家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三个月后，纳撒尼尔加入了创造研究所。他立即被委派负责制定一套全面的创造生物学研究方案。该方案最终发展成一套包含八个问题的体系，所有问题都围绕着查尔斯·达尔文著作《物种起源》的核心论点展开。一百五十多年来，人们一直以此为借口，否定《圣经》 及其关于造物主（我们应当向其负责）的论述。

纳撒尼尔将他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一本名为《取代达尔文》的重要新书 ，该书于 2017 年出版。书中阐述了

最新的研究发现如何推翻了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观点。“在观察《取代达尔文》一书出版后的反应时，我意识到美国文化中存在着大量对神创论的负面（且错误）刻板印象。对此我感到难过。但与此同时，这也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宣传神创论的最新发现。”

纳撒尼尔目前在“创世记解答”(Answers in Genesis)担任研究员。他的研究项目之一是揭示人类基因差异如何反映人类迁徙的历史，一直追溯到巴别塔时期。

“如果人类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不是几百万年），我们应该能在基因层面上看到已知历史事件的印记。”

十年前，如果你问纳撒尼尔为什么如此重视《创世记》，他的答案会与今天截然不同。“我刚开始从事创造论事工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会对我的生活和研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但经过近十年的事奉，我才真正明白《创世记》对于整个基督教信仰是多么根基深厚。”

他从小就去教堂，但在很多方面，圣经和福音本身对他来说只是事实。他无法理解福音与生活的联系。

“读研到一半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专门研读圣经，试图理解福音与敬虔生活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圣洁的美好和上帝的荣耀。这种转变促使我从癌症研究转向全职从事创造论研究。”他相信，了解上帝的创造能帮助我们为上帝的荣耀而活，这正是福音的最终目的。

展望未来

你是否曾思考过前几页科学家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长得与猿类如此相似？为什么人类会衰老死亡？为什么毒蛇和寄生虫会存在？许多科学家毕生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寻求基于进化论的答案，但上帝也拣选了少数相信圣经创世记述的人，例如本文中提到的那些人。他们研究的动力源于荣耀造物主。

新一代的创造论科学家和所有人一样，都相信科学事业的价值。但他们也认识到，一切真理都源于上帝和他的圣言。他们知道，忽视圣经中关于历史的基本真理，如同给进化论科学家蒙上了一层眼罩，使他们错过了对解开这些谜团至关重要的洞见。

世界观之间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这有时会使从事科学事业变得困难。但回报是值得的。

保罗在[歌罗西书 3 章 17 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神赐给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恩赐，为的是建立教会，荣耀他。

无论他们研究的是地质学、天文学、古生物学还是生物学，这些科学家都像虔诚的基督徒一样践行着大使命（[马太福音 16:19](#)）。不，他们不是远赴异国他乡

的传教士，也不是当地教会的牧师。相反，他们在实验室工作，在教室里教书，或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如此奇妙的创造，也感谢他赐予我们这些特别的人，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所创造的世界！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